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

散 文



云南省红河州文联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

散 文

云南省红河州文联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 散文/云南省红河州文联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2

ISBN 7 - 5367 - 2763 - 1

I . 当 ... II . 云 ... III . ①彝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4766 号

责任编辑	李福春
装帧设计	何志明
特邀校对	红 兵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63.625
总 字 数	1592 千
印 数	1 ~ 2000 (套)
总 定 价	158.00 元 (全套六册)
书 号	ISBN 7 - 5367 - 2763 - 1/I·621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编委会

顾问：吉狄马加
苏晓星
张昆华
编委主任：杨红卫
编委副主任：唐明生
陈霖
主编：唐明生
副主编：孟家宗
阿里（执行）

序

中共红河州委书记 罗崇敏
红河州人民政府州长 白成亮

看着案头厚厚的《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书稿，心里总有一种不寻常的感觉。这套六卷 150 多万字的书稿，汇聚了 140 多位彝族作家的 220 多篇（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作品。它既是有史以来彝族作家作品的一次集体性展示，也可以说是彝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们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总人口 670 万。主要聚居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越南、老挝也有部分彝族人口）。长期以来，彝族人民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漫漫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彝族人民还创造出璀璨的民族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阿细的先基》、《阿诗玛》、《梅葛》、《勒芝与索布》、《查姆》、《木荷与薇叶》等等作品，就是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生活当中创作的，它是彝族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数百人的彝族作家队伍中，除了李乔、普梅夫、李纳外，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文学创作并成长起来的。这种

2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散文 ······

现象说明，新中国的诞生，使彝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了行使权利的机会，和各族人民一样得到了平等。他们要歌颂新生活，反映新时代，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必然出现自己的作家队伍和产生当代作家文学。同时，也是我们党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繁荣，重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培养的结果。

在第二次全国当代彝族文学研讨会召开之际，由红河州文联编辑的这套《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以文学的方式，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翻天覆地变化，也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认真贯彻落实。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继承和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弘扬时代精神，唱响时代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此激励我们的斗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也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调动广大彝族作家的积极性，积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丰富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借此繁荣红河文学，加快红河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的步伐，为实现红河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而奋斗。

2003年6月6日

目 录

马帮走过的地方	阿 里 (1)
放猪娃的伊甸园	阿 蕾 (9)
守望凝云	阿巴乌呷嫫 (14)
坐着去喀什	安 坤 (18)
彝人的火	安文新 (24)
阿细跳月	毕 然 (33)
秃 山	柏 叶 (38)
大 黄	蔡维丽 (42)
莲荷散谈	陈志鹏 (45)
心中的水	陈忠文 (55)
醒着的灯	长 河 (60)
草里苑的春天	段和平 (64)
叶落情痕	段海珍 (67)
月琴本是无字歌	俄尼·牧莎斯加 (70)
丰收鼓舞	范元昌 (77)
家乡水	郭纯礼 (81)
阿细山绝唱	黄光平 (86)
峡谷之旅	黄 玲 (88)
走近“母亲湖”	何凌云 (92)
走访最后的灵魂家园	何 鸟 (95)
幸福是一种感觉	海佐良 (107)
母亲的背影	贾巴甲哈 (111)
乡村笔记十二篇	吉狄兆林 (113)

2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散文

华伟	金凤	(124)
凤舞龙	可云超	(132)
东山秀色尤醉人	李成光	(137)
走出金沙江	李玥	(140)
泼水节拾趣	李福春	(144)
苦桃	李广田	(148)
回家	李梦	(151)
短笛二章	李美桦	(157)
六冲河漂流记	李学友	(160)
心中的金桥	李学智	(164)
滇西情结	李天永	(168)
古道情	李友华	(172)
春米情	李鸿	(177)
故乡在云南西部	李智红	(180)
鸟精	龙天尧	(190)
花开时节又逢君	龙志毅	(194)
父亲	罗彩惠	(198)
中考纪事	吕翼	(204)
男人的江湖	陇山	(211)
黄土	陆有斌	(214)
梅魂缕缕	禄琴	(218)
风与狗	马德清	(223)
元阳的云	马理文	(230)
羊倌父亲	米切若张	(235)
一个马帮后代的故乡和亲人	木祥	(242)
鬼街记奇	聂鲁	(252)
清淡人生	纳张元	(256)
赶羊走亲	普飞	(260)

方山散记	普金荣	(265)
回 报	普佳勇	(269)
棠梨花	普 荣	(271)
大江流韵	霁 虹	(274)
故乡的河	孙锦屏	(280)
彝族阿细“母等赛碌”	邵春生	(285)
春光里的花溪	苏晓星	(291)
月是故乡明	王红彬	(295)
啊，哀牢雾	王维凡	(306)
高原苦歌	吴 勇	(308)
“金三角”，那片神秘的土地	杨佳富	(312)
热土记趣	杨继渊	(327)
散文二章	杨知秋	(331)
燕子项链	余继聪	(340)
爱如琥珀	岳霞丽	(344)
红杉树	张昆华	(346)
心 绪	张 寒	(354)
怀念羊群	张学理	(357)
我到了韶山	周文义	(360)
山的儿女	周祖平	(366)
登牛棚梁子	郑健强	(373)
拓 荒	支里文	(378)
后 记		(382)

马帮走过的地方

阿 里*

坝溜古渡

坝溜现在是一个地名，位于李仙江北面河岸上。汽车从省道晋（宁）思（茅）公路拐进大黑山至坝溜公路便道后，一直顺李仙江往下走50公里即到坝溜。

坝溜现在是一个橡胶种植场场部所在地。他们的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三万亩，常住农工300多人。虽然地处深山，并不显得荒凉寂寞。

开初听到坝溜这个名字，觉得它傣味十足。到了坝溜，并不见一间竹楼，也不见一个傣族装束的人，随便问了一个年轻的农工，他说这里住的全部是胶厂工人，没听说过有傣族村寨，这使我的好奇心遭受一瓢冷水。

我的判断得到证实，是在一个愉快的晚上。那天由于去李仙江漂流，回到坝溜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吃饭时，绿春县委宣传部驾驶员马师傅跟我坐一条凳子，向他问起坝溜的历史时，他笑着说你找对人了。我的心窝口一下又舒松起来。

马师傅40多岁。他的家就在坝溜上面两公里多的山坡上，

* 阿里，男，1954年4月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县迤萨镇阿巴村。1971年1月参加工作。1987年开始业余写作，已出版报告文学集《哀牢的春天》、《写在大地的诺言》，散文集《远去的身影》。现在云南省红河州文联工作。

是个哈尼族寨子。他母亲 80 多岁，精神还很好，天天参加农事劳动，是附近最长寿的老人，也是一本活着的史书。马师傅肚子里装的，就是从母亲那里传承过来。

坝溜是一句傣语，意即可以划船的渡口。这个渡口存在了多少年，80 多岁的马老太太也说不清楚。在历史上，有了这个划船的渡口后，陆陆续续从李仙江沿岸的傣族村子搬来了几户人家，靠摆渡养家糊口。这些外来人口中，不乏下游上来的越南傣族。

这个“划船的渡口”立村建寨以后，过往的旅人们就将“坝溜”送给村子做了村名，反把“坝溜”的本意给忽略不计了。

民国初年，有一户人家在平整地基盖房时，意外发现地下埋有金沙。金沙的矿脉虽然不大，但品位高，矿层浅。这户人家因此发了大财，成为当地首富。以后还取得渡口的控制权。

不管村里人怎样守口如瓶，坝溜有金沙的风声还是传了出去。以后的几年，杀人放火的事就不断出现，迁进来逃出去的人家交替变更。至中国解放时，坝溜有 30 多户人家。首先挖出金沙的那户人家采了没有多久，感觉世道太乱，又把矿洞填死了，期待世道好转，或者儿孙落难时再开采享用。

大炼钢铁时期，当地一些无知者以为坝溜采过金沙，自忖或许也有铁矿，就让全村人搬迁，要在村址上挖矿炼铁放卫星。结果，全村人倒是如数迁到土卡河去了，地下却一把铁渣都没挖出来。十几年前，橡胶场建盖场部，开了一台大型推土机平整场地，当他们从弃土中看见一些乱石不像原生石，赶忙找邻近老人询问。但一切都晚了，那个傣族暴发户企图留给后辈的金沙矿脉，早不知被铲到哪里。他们见到的只是当年用来堵塞矿洞的乱石。

作为渡口，坝溜有过它的兴盛衰落。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渡口，接送着李仙江上航行的人和物。但现在是萧条时期。

上世纪初，滇南地区的商贩纷纷组织马帮，到周边国家贸易经商。以后的50年时间里，坝溜作为出境的一个水运码头，曾经有过它的繁忙时代。

红河县城迤萨被称为滇南侨乡，它的儿女分布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和华裔多达两千多人。这对一个解放初期只有四千多人的小镇来说，外出者不能说不多了。

迤萨人境外谋生，主要是老挝、越南。从迤萨到老挝，途径元江、墨江、普洱、思茅、勐腊，这是一条历经五十年的繁忙商路；从迤萨到越南，则可以在迤萨山脚的斐脚渡口乘小木船，顺红河漂流到河口出境，也可沿藤条江南下，从金平那发陆路出境到越南莱州。

过去，曾听迤萨赶马的老人说过他们经绿春进越南的事，偶尔也听他们讲过李仙江的鱼如何甜美，江里的“席子”（一种类似蚂蝗的大水怪）如何可怕等等。但当时只将这些当作故事来消遣，没当作今天需要的珍贵历史来了解，也就没有追问进越南的具体路线，把这条早期的马帮路线给尘封了。现在，当我在迤萨企图寻找一个走过这条路线的赶马人时，我的良好愿望成了白日做梦。那些走过“烟帮”下过“坝子”的白头老倌告诉我，走过那条坝溜水路的人要是活着，怕有百把岁啰！

是马师傅给我解开了这个谜。坝溜，就是迤萨马帮从水路到越南莱州的古渡码头。

马师傅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用来证明迤萨人从坝溜出越南的真实性。

“认识你们州里的马山吗？”他问我。

“认识。”我说。

“他爷爷就是从迤萨来到坝溜后又结婚留下的，搬到土卡河后在60年代去世了。”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马师傅越讲越玄了。我骂他为何

不说，他说你活该，为什么不早问。

马山的爷爷离开家乡至坝溜的艰辛，马师傅也说不清楚。他到坝溜后，由于那位发现金沙并成了渡口老板的傣族男人死了，生前无一儿女，只留下一个年轻的妻子守寡，他就入赘寡妇家做了姑爷，经营起傣族老板丢下的生意。以后，不知是路途遥远，还是乐不思蜀，他从没给老家的父母妻儿打过照面。只到临死前夕，给老家写了封信，但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况且他的儿子早已侨居老挝，家里的儿媳及孙子们没有能力和胆量来寻找他。使这个家庭永远演绎着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剧。

站在坝溜，眼望滚滚而去的李仙江，那浪涛不知淹没过多少伤心的故事。是谁，开辟了这条悲欢离合的商路？致使多少男儿抛尸荒野，多少家庭成为孤儿寡母！

绿春的朋友告诉我，有关部门正计划将坝溜至晋思公路的50公里水路炸滩通航，那时，从大黑山的航运可直抵越南河内。历史的变幻，可谓沧海桑田，河东河西。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帮路上的孤魂，可否再回久别的家园？

船行李仙江

没见到李仙江之前，我对它并不以为然。尽管绿春的朋友说它如何原始美丽，总觉得从县城行车150多公里去探讨它，有些不划算。何况从大黑山到坝溜的50公里便道，弯急路窄，泥坑遍布，需要三四小时的时间。

果然，我乘坐的车因底盘略矮，拐进便道不远，就被泥坑挡住了，过不去，只得退回。我们车上的几个人，又被安排挤进其它的车子。

一路上，颠簸的劳苦和满腹的牢骚是免不了的。但这些劳苦和牢骚在坝溜下车后都烟消云散了。站在坝溜看两岸，果然一派原始美丽的热带雨林风景。

虽然已是初冬，江畔仍然古树参天，绿荫紧裹，青峰连绵。看远处，苍翠的峰峦浓密整洁，清新如洗。阳光洒在上面，被光滑的峰峦弹射回来，在半空中织成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光环，极其美丽耀眼；看近处，李仙江水红浑如火，一排排的浪涛拍打江岸，就像一堆堆火焰扑向山林。但无论红浑的浪涛怎样疯狂，岸边总是燃烧不起熊熊的火焰。

绿色峰峦夹持一弯浑红的流水，浑红的流水缠绕守望的峰峦，一个太文静，一个太疯狂，一个太多情，一个太浪漫。静的青峰和动的浑红，都能给人一种无尽的想象，给人一种蓬勃向上、奔流向前的精神力量。

在坝溜吃过中午饭，绿春“山里泉笔会”组织者即安排我们登上小机动船，漂游李仙江。

李仙江即把边江，发源于南涧县，经景东、镇沅、普洱、墨江进入红河州境，也是思茅地区江城县与红河州绿春县的界河。江水从坝溜下流40多公里，在绿春境内纳入小黑江后出境入越南，称为沱江。历史上的马帮，就是陆路到坝溜后，再乘船进越南莱州。

小船顺流而下，轻便快捷。人坐其间，很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船上的文友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笑声、歌声，随着小船一起一落，被暖暖的江风吹洒两岸。

李仙江是美丽的。坐在船中看世界，眼下是无尽的激流险滩，两岸是无尽的古藤老树。在一些险峻的崖壁上，还矗立着一株株根壮叶健的低矮植物。内行的朋友介绍说，它们就是植物界的活化石——苏铁。这一段水路，是野生苏铁的分布区之一。

李仙江是界河。河谷左转时，主河道偏右；河谷右转时，主河道偏左。故而，小船一会航行在思茅地区水面，一会航行在红河州水面。我们也在两地之间穿梭旅游，共赏一江风景。

小船顺江航行了一个小时，大约走过30多公里。就在土卡

河停住了。从土卡河往下航行 10 多分钟，即可进入越南境内。

大家都想到边境线看看。因为当地有一种说法，李仙江出境处，两目可看两江、两国、三地州，是一个极好的观景点。两江即小黑江、李仙江；两国即越南、中国；三地州即越南莱州、中国思茅地区、红河州。只可惜太阳已经西下，怕影响返回时间，组织者只安排到土卡河逛了一圈，大家也只好满怀依恋地上船返回坝溜。

土卡河

土卡河是一条小河，也是李仙江边一个傣族村子的名字，隔江与绿春县相望，属思茅地区江城县管辖。村子建在小河边，便反客为主，以河为名。从坝溜到出境口的江岸边，只有它一个村子。

土卡河很小，40 多户，300 余人。由于它深居边境线上的原始森林，对外交通不便，田地极少，日子过得很艰难。村子建在离江面一百多米的山脚。从洪水留下的痕迹来看，江水泛滥时，浪涛就会直扑村边，把村边的缓坡切出一道高高的土坎。可以想见，每年进入雨季后，李仙江就成了残暴的洪水猛兽。

土卡河人主要靠打鱼为生。这是李仙江边独一无二靠江吃江的村子。我们从坝溜到土卡河的旅途中，不时会碰到泊靠岸边的小木船，主人在船边拉网或放排钩。有时，主人见我们的船来，会提起鱼篓或一条大鱼向我们表示需要出卖。见了那些鱼，心里就痒痒的不自在，满脑子浮现出在岸边架火烤鱼，狂饮烂嚼的浪漫情景。只可惜身在船中不自主，可想也可及的好事就白白失去了机会。

李仙江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土卡河人。可是，他们靠江吃江的生存方式已经受到了威胁。李仙江的鱼并非取之不尽。上游的水土流失，泥沙俱下；下游的环境污染，无节制捕捞，都使鱼量逐

年减少，给土卡河人带来生存的危害。我问过村里一位中年男人，若干年后鱼没有了你们靠什么生活？他笑着摇摇头说：不知道要怎么过了。

当然，以后的日子，政府会给他们考虑，但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土卡河人将面临一种痛苦的转变历程。

40多年前，土卡河只有7户人家。大炼钢铁时，坝溜村民全部迁到这里，才发展到今天的40多户。那个从迤萨来到坝溜做插门女婿的迤萨赶马人，在土卡河生活几年就去世了。至今，他的坟墓还在村后的山坡上，远望着的是一生眷恋的故乡。这个迤萨人在坝溜结婚后，傣族老婆没有能力为他生育儿女，他的晚年，一定是孤独和凄苦。

土卡河还有一家姓白的迤萨人后裔，但他们已经说不出祖先到土卡河落脚的具体年代。担任村里代课老师的白老师说，他们祖父来到土卡河就住下了，他是在土卡河出生的第三代人。虽然，按现在的公路时程计算，土卡河距迤萨不过400公里，但由于交通不便，要三、四天时间转几次车才能到迤萨，所以谁也没去过迤萨。再说，老辈人没留下归宗认祖的依据，对迤萨的家族一无所知，也不打算去认宗亲。相反，他们与居住在越南的亲戚来往较多，他的一个堂哥现在越南某县任副县长，他还经常去看堂哥。

白老师对堂哥的历史也说不清楚。既然是堂哥，也许同一家族，同一祖源。上世纪70年代以前，越南莱州省内居住着相当数量的迤萨人及其后裔，70年代末，一部分作为难民移居第三国，一部分回国定居，至今还有少量仍在莱州境内。他的堂哥，或许就是马帮人的后代。

在村中央的一块黑板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粉笔写的大字：不许外地人进村谈恋爱。这几个字写得很别扭，不像是村里人统一对外的管禁条例。但从它的字痕来看，已经写过很长一段时期，

得到村里人至少是年轻小伙子们的赞同。否则，它不会长期保留下来。从这几个字，我们可以想象村里的姑娘长大后一个个嫁出去了，小伙子们却只能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悲伤地望着李仙江水向东流去！

孔雀东南飞。这是每一个落后山村都遇到的。虽然，土卡河依山傍水、风光无限，但它只是骚人墨客眼中的一道风景，不是爱情筑巢的幸福高枝，难怪小伙子们要向苍天抗议了。

离开土卡河村在沙滩上集中乘船时，见河边停泊着几只新造的小木船，便问正在打造木船的木匠师傅，是村里自用还是向外面出售，木匠师傅说主要是卖给村里人，因为沿岸村寨少，靠船谋生的人不多。

小木船做得很讲究，一只船大约能装载 500 公斤货物，但它们仍停在那里，还没有买主光顾。这些小船如果是在比较富裕的红河边叫卖，恐怕话才开口就被一抢而光了。

离开土卡河村，我的心里仍留下许多的遗憾。由于时间仓促，没能够把土卡河作深入的了解，也无法把迤萨赶马人走过的这条商路作详细的考察。如果不是对“坝溜”这两个字感兴趣，对“坝溜”的来历多了一下嘴，意外问出这条马帮走过的古道，心头就不会生出许多烦恼。这样的自作自受，何苦呢！

机动船突突突地吼着逆流而上，夕阳把两岸森林映得通红。我站立船头，看着眼前推来的一江浪潮，深深被古人们披肝沥胆，无所畏惧的精神所感动。

原载《边疆文学》2002年第8期